

碑亭巷：一条被严重低估的南京街巷

文化中国行

大风云，够写一部书。

作为“南京城市文脉”丛书的一种，南京大学副教授陆远的新著《碑亭巷》近日由南京出版社出版。上周末于朴阅书店举办的新书分享活动上，陆远表示，关于碑亭巷，还有很多值得写，“它是一条被严重低估的小巷”。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陆远

最早的出租车、南京最早的公交车、南京最早的江南公司的公交车，都在碑亭巷设有站点。这里有南京最早的地下电信设施，因为电信局、电报局都设在那里，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碑亭巷是南京现代化的起点。

直到上世纪50年代修了太平北路，碑亭巷、成贤街不再承担交通干道的功能，这里才渐渐安静。但今天，碑亭巷依然是一条非常繁华、非常热闹的街巷，它并没有荒废，各种小吃店、网红店都在这条街上恣意生长。

近的地方开了这家照相馆。

而在杨将军巷33号，曾经有一个南京电报局。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的第一封电报就是从这个地方发出去的，当时一个法新社的记者和一个美联社的记者，两个人都到这里发电报，法新社的记者先把电报发了出去。

碑亭巷还有什么？随着研究深入，对陆远而言，走进这条巷子，那些分布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流光碎影，垂手可拾。这条短短的巷子里，还藏着四所有百年历史的学校：南京九中、东方公学、钟南中学和首都女子初级中学。此外，张謇创办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早期也曾在这条巷子里。这所学校最有名的校友是张闻天，他在这个地方读了一年多的书，也是在这个地方开始在南京报纸上介绍《共产党宣言》，今天九中校园里建有一座闻天楼，就是为了纪念张闻天的。

陆远最为看重的一处考察之地是碑亭巷南段靠近大行宫的区域，“1874年的江宁洋务局，后来的两江洋务局，都设在这里，这是中国最早开始办洋务的地方，后改为江宁咨议局后，张謇任议长。1912年，原洋务局的一部分，成了教育部的办公场所，蔡元培、鲁迅等人就是在这个地方工作的，那时这一带非

常热闹”。

在碑亭巷的北部，一座浮桥，一座太平北路桥，一座珍珠桥，三座桥形成一个框字形，六朝的水道和南唐的水道在这里交汇。陈后主、张丽华、李煜……从孙浩时代一直到李煜时代，这个地方留下太多历史名人的身影，而在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也从这个地方走过，在陆远看来，历史的层层叠加，赋予了碑亭巷非同一般的魅力。

三

《碑亭巷》可作为CityWalk的指南书，陆远顺着这条巷子从南写到北，“因为它最早就是从南向北发展起来的”。

关于碑亭巷，陆远表示，还远远没有写完。

“在研究的过程中，其实有一个根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是碑亭巷究竟为什么叫碑亭巷？”陆远说，现在通行的说法是，清初多铎打进南京城后，广贴告示不能乱杀百姓。南京人为他立了一块碑，放在碑亭巷

这个地方，所以叫碑亭巷。但是这个记载是陈作霖写的，他是晚清民国时期的人，与多铎进入南京城隔了两三百年，而在这两三百年来，没有人说过碑亭巷是因此得名。陈作霖的这个说法从何而来还待继续考证。所以碑亭巷究竟是指哪块碑？无法确认。

身为九中毕业生，他关注到九中的校史馆，“我们现在一直说校史馆是1912年修建的，但实际上震旦预科（九中前身）1924年底、1925年才建成，那就意味着在学校建成以前这座楼就存在了，那么这座楼是干吗用的？”

陆远认为，今天去研究城市微观史，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比方说城市历史的变化和我们集体记忆的改变”，“所以我接下来想慢慢地去做口述历史”，把讲述者的城市记忆整合进来。

“写这本书，本来是想怀念一下青春，但今天看起来，这反而是一个起点，可以做很多更加有意思的东西出来。”陆远说。

李安新片低调杀青

原著《金山的成色》讲述华人劳工“何以为家”

日前，李安新片《金山》低调杀青，电影《金山》改编自“90后”华裔作家张辰极的首部小说《金山的成色》。作家张辰极1990年出生于北京，4岁时跟随父母移民美国。在她十八岁前经历了十多次搬家，童年和青少年阶段在不断的漂移迁居中度过。2020年，张辰极出版了首部小说《金山的成色》，展现出了极高的写作天赋和文字敏感性，这部作品很快获得了文学界的关注并进入布克奖名单，也成为了一本畅销书。

《金山的成色》围绕一对华裔姐妹露西和萨姆展开，她们的父亲是成长于当地土著部落的华人孤儿，母亲是作为铁路劳工被运到美国的中国人，一家人依靠父亲为雇主挖煤维生。因为

父亲无法舍下“淘金梦”，最终整个家庭吞下苦果，母亲选择离开。父亲去世后，12岁的露西和11岁的妹妹萨姆带着父亲的尸体，去寻找一块“像是祖国”的土地埋葬父亲，扎根生存。

这是一部呈现在美国西部小说传统叙事下被遮蔽的华人困境的作品。有大量美国西部小说讲述19世纪西部拓荒和“淘金热”的故事，这些作品描绘西部的蛮荒狂野，塑造牛仔式的英雄人物。然而，这些英雄赞歌中，华人劳工往往是被主流叙事完全忽略的群体。《金山的成色》从两个华裔女孩的视角重新书写了19世纪美国西部故事中华人所面临的困境，煤矿主常常克扣父亲工钱，赚的钱只够勉强维持一家人艰难度日，好不容易挖

到了一点金子，但却遭盗贼洗劫，父亲最终失去了对这片土地的希望。母亲漂洋过海来到这片土地，原以为可以通过劳动致富，现实却是华人劳工作为廉价劳动力签下了充满欺诈和不平等的合同，被迫为矿主打工、修建铁路，她一方面怀念回不去的故乡，另一方面又试图融入当地，在矛盾与割裂之中最终选择弃家而去。

一家四口的悲苦生活不是这部小说的核心要旨，作者借助这一故事框架，深入家庭内部，试图寻找“何以为家”的答案。母亲和露西、萨姆两姐妹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了华人一代和二代之间观念的冲突，作者使用文字非常巧妙地展现出这种隔阂。

2025年，在群岛图书发布

的张熠如采写的张辰极访谈中，张辰极提到自己成长于美国，读过很多经典的美国西部文学作品，“但在这些作品中，尽管我有很多共鸣，却从未真正看到过像我、我的家庭这样的角色。”张辰极在美国长大，用英文写作，中文也不再流利，但她认为中国文化和诗歌或许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自己的英文写作。张辰极小时候在北京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时，他们教她背古诗，两岁时她已经能背诵几十首古诗了，“我觉得那些古诗里有一种忧郁的韵律，而这种韵律可能依旧会体现在我的英文写作中。”

《金山的成色》并非张辰极的自传，但是在这部小说中能够感受到作者作为一位移民对美国生活的真实感受，作为同样在



美国长期生活、创作的导演，李安会被这样的文字打动也在意料之中。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沈昭